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三十六回 神司勘問

話說楊都爺喚鬼卒押送道人夢魂，到閻羅殿前作眼會看。這兩人對道人道：「今日魏忠賢經閻羅天子勘過，是個鐵案了，再不是個疑獄。」這人道：「我聞得罪業深重，還要變形墮入畜生道哩。」二人道：「今日定罪，先受地獄諸苦，後到輪回司，變相受形。總是要你親眼見的。」道人說：「我已不耐煩了。還有幾時淹纏哩？」二人道：「今日結罪案，明日定異類，只得兩出了。我二人依舊送老師父回去便是。我們如今好去伺候了。」道人隨著走道：「我乃白雲，本是無心物，卻被陰風攝得來。」到了閻羅殿前看了半響，便做成一首警世文，道：

人言地府幽冥，日月光照高敞。業眼看做冥冥，道眼看做朗朗。

愁人見月淒涼，歡土相看欣賞。天官露是寶珠，修羅雨是兵仗。

名為循業發現，福業各隨情想。閻羅本性大慈，忍把群靈答榜。

業因似形隨形，果報如聲應響。我今奉勸世人，慎勿迷真逐妄。

說這道人想成這篇文。閻羅天子知他有道行的，叫他在東廊下看，好做陰陽兩途明證。只見閻羅天子升殿，登了寶座，吩咐官吏道：「帶魏忠賢一起過來。」閻羅叫道：「魏忠賢，你圖謀不軌，殺害忠良，多少豪傑，何限軍民，斷送在你手裡！只貪一身富貴，哪管四海遭殃。我且問你，為人在世，春秋最高不過百年，衣食玩賞，受用幾何？何苦使盡心機，作盡兇惡。貪百年之受享，貽萬劫之災殃。你可想有今日嗎？」魏忠賢道：「大王，魏忠賢到此地位，怎敢相瞞。平生雖是奸雄，其實粗莽，全不知有上帝閻羅，善惡因果。道是生前且圖得志，死後冥漠無知。若早知有今日，怎麼攻肆志如此！」閻羅王道：「你第一件極大的罪惡是逼殺裕妃一節，你倚著強詞展辯，誰聽你來。」魏忠賢道：「逼死裕妃一事，實是客氏所為。與犯人無干。」閻羅王喝道：「哇！逆賊，昨日眾位會議甚明，你還在我面前牽扯嗎？你凌夷王室，暴虐生靈，辱公卿如奴隸，殺人民如草菅。你今日英雄都哪裡去了？」魏忠賢道：「大王，今日還說什麼英雄。」閻羅王道：「魏賊，你也知道當時得志的日子短，後面受苦的日子長嗎？」魏忠賢道：「大王，我哪裡知道，唉！當初利比貪狼，勢成騎虎，也只管向前做去了。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」

閻羅王又叫客氏道：「客氏，你震動宮闈，殺害妃嬪。兇悍驕妒，盜竊寶藏！」客氏道：「大王，小婦人女流之輩，做得什麼事來？都是魏忠賢、崔呈秀造謀設計，要小婦人隨他依樣畫葫蘆做的。」閻羅王問道：「哇！潑婦，昨日各位爺已會議明白了，還辯什麼？」閻羅王又叫崔呈秀道：「奸賊！你一手拿定朝廷事體，百官受你牢籠，驟升兵部尚書，將士出你麾下，招權納賄，四海財帛入你庫府，歌舞麗姬歸你房帷。只圖一生享用，哪管他人受你荼毒！你陽為魏賊的乾兒孝順，陰謀自己的富貴，你欺天乎？欺人乎？」崔呈秀道：「大王，做魏忠賢的乾兒甚多，豈止呈秀一人。具一個呈詞，求大人龍目一觀：

具呈犯官崔呈秀，稟為公論事；

竊思朝中方武，半倚巨璫。奴顏婢膝，宛如醉狂。哪顧首席，誰道曹郎。義子乾孫，競倚門牆。官保世襲，取如探囊。一歲幾遷，都縣京堂。借我方便，眾犬攢羊。殺人媚人，齊心商量。一同作惡，罵名我當。機局一變，我先滅亡。懼誅邪黨，沒處躲藏。借題下石，混奏交章。昔為心腹，今變豺狼。蒙面喪心，得意揚揚。閻君炎涼，欺弱怕強。若有公道，一體追將。一起強盜，一起分贖。一起殺人，一起推諉。止將兩個，就可抵償。若是這等，做甚閻王。為此激切具稟。

閻羅王見了大怒道：「你這奸賊！哪見得我放過這些乾兒義孫、心腹鷹犬哩？你生前花言巧語，哄壞了魏忠賢。今日在我面前，這等放刁！」叫鬼卒：「割出他的舌頭！」吩咐轉輪司：「罰他做個啞狗，不能吠人，只吃臭屎，日夜不得安息，受人磚打腳踢！魏忠賢做個水牯牛，終日駝重負犁，受人鞭撲，老來無力被殺，千刀萬剮，粉骨碎身。客氏罰她做個驛遞裡的馬，日逐被人騎跨鞭打，送往迎來，奔走不停，硬鞍磨爛脊，忍餓嚼草根。三人永墮畜生道。先押到□八重地獄，受刑過再送轉輪司變形定案。且將合山大石壓在極深底，與汪宜、王振、劉瑾同監。待拿到這些黨羽來，還要對理。」正是：

作事不良終有報，皇天上帝展分明。

道人嚇得不噴聲，再著如何變相，且聽下回分解。